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刘靖靖



的，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形容荠菜的味道“就像麦芽糖浆拌上了新鲜菠菜”“很素，很窄，需要用动物油做牵引，它本身的香味才会彰显出来，进而无限放大”，荠菜的素味需要用草味吊一吊，于是荠菜饺子、荠菜馄饨、荠菜包子、荠菜春卷才会成为人们魂牵梦萦的家乡滋味。

【荠生济泽，故谓之荠】

《本草纲目》荠释名李时珍曰：荠生济泽，故谓之荠。释家取其茎作挑灯，杖可辟蚊蛾，谓之护生草。云能护众生也。荠菜的得名与“济”有关，济为救济之意，佛家用荠菜的茎制作灯芯，可以驱赶蚊虫，因而有了护生草之名。顾禄的《清嘉录》上亦说：荠菜花俗呼野菜花，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，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陔上，以厌虫蚁。因而，三月三的灶台边上少不了驱赶蚊虫的荠菜花，过于纤细的茎和不到米粒大小的碎花，却如一个屏障，隔绝蚊虫。

历史上的荠菜大多带有救济、奉献的底色。民谣中有：“荠菜儿，年年有，采之一二遗八九，今年才出土眼中，饥饿之人不停手。”民谣的音韵仿佛稀释了曾经的苦难，在饥荒年代，霜雪还未消融之时，饥饿如幽

灵般盘旋。早早破土的荠菜正是代粮充饥之物，它不为“朱门肉内臭”的富人而生，而为山野的每一个人，无论贫富贵贱，只需锄头、剪子，甚至徒手都可以获取这地里的珍宝。

作家张洁回忆儿时饥荒的经历，因为偷了财主家的玉米棒而被追赶，迫不得已纵身入河，挣扎着游上岸边，丢了鞋，不敢回家。她不用担心母亲的责骂，只是担心看到那双被贫穷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眼睛。那样的岁月中，唯有荠菜是生活的热望，它欢迎每一个饥饿的孩子，让他们不必担惊受怕，坦然享受天地间的馈赠。

与其他野菜相比起来，荠菜的味道是最好的，一来无腥苦；二来无怪味，摘些叶子用手一搓，便有淡淡的清香。与其他食材放在一起，淡者出味，浓者提鲜。这样的绝味怎能不让人想到荠菜的救济之功呢？上世纪70年代，身在湖北干校劳动改造的费孝通曾写过这样一封家书，夸赞荠菜的美味：“说起了吃，这里最高级的美味还是荠菜汤，水煮开后，加点油，没有油就留一点肉汤，把洗净的荠菜放下去，有虾米时加一点虾米，开了，加味精和盐。清香适口。”不曾想，一点荠菜，一点清汤滋味，穿过苦涩的岁月，成为甘甜的回响。

【三月三 荠菜当灵丹】

三月三，是春天最为柔媚的时候，此时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。古人“流觞曲水”，“浴沂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荠菜也只顾疯长，日头一照，雨水一浇，成片的荠菜抽丝拔节，长势喜人。“农历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。”此时的它已经长出了碎米般的花，每朵四瓣，纤细素雅。

《西湖旅游志》云：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。谚云：三春戴荠花，门上羞富贵。三月三日，男男女女外出踏青，荠菜花的洁白在漆黑的发髻上闪耀，花瓣不及指甲大小，被春风托举，只是淡雅与朴素。此时的荠菜花又称亮眼花，不是花扮靓了人，而是以花祈清目。《本经》曰：“明目，目痛泪出，除痹补五脏，益精光，久服轻身不老。”和眼睛相关的日常小毛病，荠菜多少能帮上点忙。“眼目热痛，泪出不止，葶莫子捣筛为末，卧时铜簪点少许入目，当有热泪及恶物出，甚佳。”葶莫也就是荠菜中较大的一种，滋味不佳，但其种子捣成末，点入眼中可以治疗眼目热痛。甚至眼角长出了遮挡视线的白膜，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治愈，《圣济总录》中有：“眼生翳膜，荠菜和根，茎叶洗净，焙乾为细末，每夜卧时先洗眼，挑末少许，安两大眦头，涩痛忍之，久久膜自落也。”胡适回忆儿时得眼翳病时的情景，母亲用舌头舔其病眼，感念至深。儿时读到这篇课文，总会想若是能懂得荠菜之用就好了。

三月三，人们的灶沿总是放着荠菜花，不仅用于驱虫，更是为了一道经典美食——荠菜花煮蛋。荠菜环在鸡蛋外围，加清水煮开，仔细看时，还能看到结果后的心形蒴果，像一颗颗小爱心点缀其上，而鸡蛋就卧在“小爱心”中，那样安逸。关于三月三吃荠菜花煮蛋，还有一个风雅传说，相传在楚地，水汽湿润，当地人民受风吹雨打，很容易患上头痛的毛病。一年三月初三，神农氏路过云梦泽，见到头痛欲裂的乡民，便找来野荠菜与鸡蛋，煮熟后给乡民充饥。乡民吃了后，头痛得以缓解，从此“三月三，吃荠菜煮鸡蛋，一年不头疼”的习俗也就延续至今。

我们怀想与植物相伴的岁月，更是与古人对话的契机。千百年来，我们用习俗确认着彼此，用植物辨别着时令。一口荠菜煮鸡蛋或许连通着食物和春日的约定。

追忆戈悟觉先生

陈忠德

1月14日晚上，惊悉文化学者、国家一级作家、教授戈悟觉先生溘然长逝，我不觉心里一震，怎么会突然走了呢？

不一会儿，温州作协会员群、《温州文学》作者群、徽风文友群就陆续有文友发出“戈老师一路走好！”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坐在电脑前发呆，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。我在脑子里拼命搜寻尚未远去的印迹，勾起与他一面之缘的追忆，以表达对戈先生的怀念之情。

1998年10月30日，我的老师陈继达在永嘉戒山庄举行诗文集《山水·人生》首发式，邀请了来自温州市区的一批作家和本县文友60多人相聚一堂，分享他的创作成果，其中就有戈悟觉、朱月瑜等作家出席。首发式开得很成功，与会的作家、文友以及有关单位的嘉宾发言踊跃，场面热烈，气氛浓郁。戈悟觉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，对陈继达老师的诗文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还说楠溪江是文学创作的宝库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

午餐时，陈继达老师嘱我与市里来的嘉宾坐在一起，他的意思是一来替他尽一份地主之谊；二来让我近距离接触市里的这些名家。于是，我就有机会同戈悟觉、朱月瑜等嘉宾共进午餐，在场的还有时任永嘉报副总编刘旭道先生。

落座后，我算真正认识了戈悟觉和朱月瑜两位先生。戈先生身材高大，瘦瘦笔

挺，精神矍铄，健谈爽朗。朱先生笑容可掬，话语不多。我们起先都以为戈先生的名字是个笔名，温州怎么有姓“戈”的？他见我们有点疑惑，就说：“我是真名实姓，祖籍乐清，父辈解放前在温州市区谋生，我在温州市区出生长大。高中毕业考入北大中文系，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，支援大西北建设，就到宁夏工作了35年，当过宁夏文联副主席，1995年回到温州，组织上安排我到温州电大当党委书记，也算叶落归根吧。”戈先生还说说自己学生时代很活跃，参加过温州市少先队的筹建工作，且爱好体育运动，曾经是跳高、手球、篮球运动员。难怪他的身材、气质跟别人不一样。

戈先生的一席话说得很轻松很优雅，我们对他青春岁月家国襟怀的激情抉择肃然起敬。两位先生的平易近人顿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餐桌上觥筹交错，很是愉悦。我敬过一巡酒后，特意再敬两杯。第一杯我先敬朱月瑜先生，我说：“朱老师，您八十年代在《温州日报》当瓯潮副刊编辑时，编发了我的散文《妹妹》，这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学作品，我当时很激动，连夜给您写过一封表示感谢的书信！”

朱月瑜老师微笑着，连声说：“有印象，有这么一回事，你客气了。”

戈悟觉先生随即接过话题：“发表处女作，难得，难得，应该要满满敬一杯。”

第二杯酒敬戈先生。我说：“戈老师，

今天有缘，我是从八十年代读您的小说长大的，经常在报刊亭买《十月》，后来得知您是温州人，更是觉得无比亲切。”

戈先生说：“八十年代以来，我确实在《十月》杂志发了很多小说，也拿过几个奖，谢谢你成为我的读者，干杯。”他“咕嚕”一声，干了。

席间，戈先生突然提起南朝陶弘景《题“白云岭”》的两句诗，他孩子般地念起：“山中无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哎，这里到底是‘多白云’，还是‘都白云’，我在有个地方看到是‘岭上都白云’，温州话的‘多’字和‘都’字读音一致，把我也弄糊涂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刘旭道等同桌人一致认为这是“岭上多白云”，因为用“多”字，表示数量大，白云飘逸，连绵不断，照应前面的“无所有”，更贴切，更符合诗意。我说：“陈继达老师主编的《楠溪江历代诗文选》，里面收集了这首诗，也是‘岭上多白云’，应该不会错吧。”

“哦，有道理，那就是‘岭上多白云’，我看到的那个地方可能有误。大家喝酒啊，哈哈。”戈先生高兴地举起杯子。

戈先生谈起永嘉山水兴致盎然，还跟我们提起了一段往事。“我七八岁那年日寇侵华，温州沦陷，全家逃难到楠溪山底的鲤鱼溪，在一户人家借居了半年之久，那个木格窗外有一座坟，夜里睡不着，吓个半死。但白天光着脚在溪边垒石头捉鱼，很快活。”

50年后，戈先生回到温州，重返故地鲤鱼溪寻访，而那座坟不见了。在他1996年写的散文《一个叫鲤鱼溪的地方》里，对逃难往事作了深情的回忆。“我过早承受了生命意义的重负。那座坟，让我从生命的终点思索人生。”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便立志长大当作家，以作品延续有限的生命。文章结尾写道：“永嘉溪山，我永远的童年。”可谓意味深长，依恋和感恩跃然纸上。

从那次分别以后，我知道戈先生是个大忙人，参与各类活动，策划文化项目，主编《瓯越文化丛书》，为传承和弘扬瓯瓯文化不遗余力，著述卓著，影响深远。我自知才疏学浅，也就没有去打搅戈先生，使我失去了文坛前辈的教益，实为遗憾。

2011年6月，一位文友告诉我，戈先生出版了一本散文随笔集《时光有声》，温州文友为他举行新书分享会，问我是否一起去参加。我那天正好公务缠身走不开，拜托他帮我向戈先生要一本书。后来他果真带了一本回来，扉页上赫然写着：“忠德闲读 戈悟觉 2011.6。”文友说，我报出你的名字，戈老师对你还有印象。我听后心里感激不已，都三十年时间过去了。如今，斯人已乘黄鹤去。

戈先生，安息吧！我写下这点粗浅的文字表达对您的追思与怀念。